

## 第五回 甘心受百忙裏猛棄生死 捨不得一家人哭斷肝腸

詞曰：

誰肯死，咸願生。禍到臨頭生死輕。悲流盡是鴟啼血，痛殺無非猿斷聲。

右調《搗練子》

話說翠翹徘徊既久，天色漸明，因呼翠雲道：「妹妹，且明矣。怕有人來，可起來打點茶湯，等候爹媽們回來。」翠雲驚起，道：「姐姐，幾時醒的？」翠翹道：「我半夜間作一惡夢，大約今日必行。我身流落，命已定矣，我亦無怨。但有‘驚夢覺’九詠，金郎回時，你可付與他，為道姐姐去時筆也。」翠雲道：「姐姐做甚惡夢？」翠翹道：「夢境之惡，言之更增悲苦，則索吞聲忍氣罷了。祇要吾妹善保此身，好與金郎偕老，吾生平志願盡託於汝矣。」

翠雲接詩，正欲細看，俄聞叩戶。翠雲開門，其母已至。看著翠翹說道：「我兒，你爹爹說道：‘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，則索聽乎數吧。倘必不能免，拼得大家同死，倒轉乾淨。怎忍將你一人飄泊天涯，合家卻受全生之福！’翠翹含淚道：「爹爹所說，自是慈父之言。但為女孩的，目擊嚴親罹此慘禍，若殺此身可以免禍，亦所不惜。況賣未必至於死乎！且女生外向，一落娘胎便屬別人。孩兒常恐嫁出不能報酬父母之恩，今遇顛沛流離之日，正人子死孝之時。雖云患難，倒也了卻做女兒報親的一段心腸。況兒薄命，又負才華，為造化所總。若不遇蹇折，定有夭死之慘。與其泯泯無聞，死於床第，與草木同其腐朽，無寧為父母做得一樁大事，烈烈轟轟，死於烈火場中，可以名傳不朽。兒心已定，兒志已堅，情願捨身以保全家之難，雖刀砧鼎千，粉骨碎身，亦所甘心也。我若不捨此身，以致父死囹圄，弟喪牢獄，那時寡母弱女，報冤無地，度日無糧，怕不流落作人之婢妾！與其家破人亡，後為婢妾，何如為全家保嗣的女子。天不負吾，此去自落好處安身。若命該挫折，也去消了這段苦楚公案。安見遠父母兄弟而受磨折者，傍父母兄弟而遂能免零落乎？又安知兒此去不勝如在膝下也？其權在命，其定在數，固不由人也。且此人既以四五百金討一女子，非千金之家不為。此去小心勤謹，以事姑嫜，以敬夫子。萬一得其歡心，求其周旋，父母兄弟他日相逢，俱未可知也。女籌之熟矣，父母無為我慮。」其母大哭道：「兒呵，你是怎樣生的，怎樣養的，怎捨得你賣把人家做小。你不曉得那做小的苦楚哩。如今他愛好娶了你，到家見了正妻，吵吵鬧鬧，丈夫就有十二分愛你心腸，被眾人一挑一說，也放落了八九分。況你人生面不熟，那個肯來憐你。到其間生死由他。我的兒，祇怕你受不得那般狼藉哩。況大娘子最易喫醋，且莫說那丈夫畏懼的如狼如虎之毒，就是畏懼丈夫的，不敢加害於你，那些假賢假惠亦是屠肆苦心，飢狸悲鼠，有甚真心見呵。那樣冷面冷孔，怕你不能假逢迎詐鵲去伏事他。況你自小嬌癡，身喜華麗，到人家做小要睡遲起早，妝扮老成。思及於此，可不痛殺你娘也！」言罷，哭死於地。翠翹慌忙一把抱住道：「娘快些甦醒，你女孩兒無過是賣身，又不至死，怎倒先痛殺老娘，叫爹靠何人，妹靠何人，兄弟靠何人！娘不是愛惜女兒，倒是加添女兒之罪了。娘，你須支撐，保全這命，看我爹，看我妹，看我弟。你們若能完完全全，做女兒的就死在他鄉，飄流異國，也是甘心的了。娘若有差池，莫說是生，就是死在陰司，兒也不能瞑目。」

翠雲忙拿了一盞滾湯來灌，灌了兩口，王媽媽方漸漸還生，道：「兒，我想你不去，父不能全生；父得生，你不能不去。死別生離，都是一樣。你娘想到你爹爹受禍，又傷心；言到你賣身，又腸斷，實實不忍目擊這些光景，倒不如我一命歸泉，眼不見，隨你們罷了。」言畢，以頭觸柱。翠翹、翠雲雙雙抱住道：「娘，你若一死，這事一發急急。」言到傷情，都說不出。母子三人相抱而哭，好傷感人也。

正是：

死別已吞聲，生離常惻惻。

何況死與生，別離在傾刻。

任是鐵石人，難免不嗚咽。

何況骨肉親，自應淚流血。

三人正哭得無解無休，忽聽得門外人聲如沸，翠翹道：「娘且勿哭，爹行來矣。」大家一齊住聲，開門，果是父親、兄弟，同終公差、咸媒婆、馬客人一齊來至。王員外見了翠翹，便扯住放聲痛哭。翠翹道：「爹爹哭且少住，講了正經事，再哭未遲。」那王員外哪忍得住，大家萬般寬慰，方纔稍歇。翠翹心如刀割，硬了肚腸，對終公差道：「終老爹，如今我有銀子了，且請教老爹，怎生出脫我父親與兄弟個乾淨？把個憑據執照與我，我好兌銀子交與老爹，我便隨馬爺起身了。若是不能乾淨，銀子用了，官司依然不結，何苦將我身又去出醜！拼得一個同死，便擊了登聞鼓，也須明白這場冤屈。祇圖皮不破，血不出，安耽無事，所以捨了此身，以全一家。終老爹須要做得老成方妙。」

終公差道：「我老終身子雖在衙門中，卻喫一口長素，做得的做，做不得的決不去沾染。所以官府曉得我忠厚，抑且肯相信。朋友曉得我直率，也肯付託。我說了一句就是一句，再要我改第二句口，就砍了頭我也改不來。姑娘你為令尊賣身，是甚麼樣錢財，敢花費了姑娘的！我將三百銀子都放在宅上，先同令尊令弟見了本官，當面討個執照，與你家無干，然後將銀子送將進去；就見響馬賊，替他說明，不許攀扯你家，把他多少銀子；我們這夥有十個頭目，納籠來喫一席公會酒，道王家事是我終事管的，凡各衙門有甚風聲，都求列位遮蓋。把你們鄉的名色，做上一張公舉呈子，到該管衙門，討了印信，與你家無干。我老終外寫一張包管書，把你父親保全始終無事，你還怕甚的？」

翠翹點頭道：「這等做得老靠停當，我無慮矣。」終公差又對那客人道：「馬老爹，兌起銀子來，成了文書。待我替他完了公務，就打發姑娘隨老爹起身。姑娘原為他父親賣身，他若不見官司完結，怎肯放心而去。」那姓馬的有難狀，終公差道：「馬老爹，不妨的。人有幾等，他是有行止忠厚人家，我終事包得起。若有甚話說，都在我身上。我寫個領票把你就是。」馬客人道：「既是終老爹肯招當，成交兌銀子便是。」終事取筆硯，寫承管文書一紙：

立承管文約人終事，今因孝女王翠翹為父賣身與馬客人為妾，當得財禮銀四百五十兩，期在日內官司結局過門，隨行出境不誤。恐人心不測，立此承管文書存照。某年某月某日。立承管文約人終事，中人咸老娘、晏九如。

終事寫完，邊與馬客人。客人看了收下道：「既老爹擔當，沒有不肯之理。寫起婚書，兌銀便是。」終公差對翠翹道：「姑娘，事不宜遲，快些立了文書，兌了銀子，好去幹正經事。」翠翹對父道：「事急矣，除了此著，別無生路。爹爹放硬了肚腸，祇當不曾生女孩一般，快些寫起文書來，不要耽擱時光。」

王員外聽了，放聲大哭，氣都不能轉聲。娘同兄弟、妹子也哭做一團。翠翹看了這個光景，料來父親不肯起筆的，咬定牙根，忍住眼淚道：「終老爹，我爹爹怎忍寫賣我的文書，罷罷罷，此念原是我自家起的，我自己立張婚書便了。」終公差道：「姑娘言之有理，看來令尊是不忍落筆的。姑娘自寫一張，倒撒脫些。」翠翹含淚研墨，舒蘭揮毫，將欲舉筆，想起金生，默歎道：「金生，你好無緣也，翠翹好薄命也，造化好刻毒也！前夜訂盟，昨日分離，今日便寫賣身文契。分離險阻之苦，無人不可，何獨使王翠翹盡嘗其毒也！」思及於此，淚如涌泉。恐怕愈增父母之患，祇得強忍眼淚，破涕寫成婚書：

立婚書女王翠翹，係北京大名府民籍，因父屈陷縲繼無救，情願央媒嫁與馬門為妾。當得財禮銀四百五十兩，當日一並收足。過門之後，或住或行，或妻或妾，聽從自便。恐後無憑，立此婚書存照。嘉靖某年四月望日。立婚書女王翠翹，中人終子真、晏九如，媒人咸老娘，父王章，母何氏，弟王觀。

翠翹寫完，自家簽了一個花押，遞與咸媒婆。咸媒婆也畫了個字，遞與終公差。終公差畫了花押，叫王員外道：「王老爹，你也填了個花押，好兌銀子。」那王員外哭道：「終老爹，我為父的不能蔭庇女兒，為他擇配名門，今日卻叫他一人賣身，救我一家之難，於心何忍！於情何安！終老爹，我肝腸寸斷，心膽俱搖，教我怎麼忍得簽這個字！」翠翹道：「爹爹簽了吧，祇當不曾生女孩兒，不要祇管遲捱，恐誤了正經事體。」王員外聽了這句話兒，就象熱油灌頂，鋼刀刺心一般，趕上前一把抱住了翠翹道：「苦命的兒呵，你在哪生來哪養，卻嫁在哪去了？我做爹的打點怎麼樣風光嫁你，到如今風光在那？不想風光也罷了，天那，還要賣你身子救我性命，我要這苦命怎的！」言罷，照牆一頭觸去。早已虧得終公差擋住，還不至十分重傷。翠翹忙趕上前抱住道：「爹，一家人眼睜睜要你做主，你怎麼想這樣短見。兄弟又小，妹子未嫁，官司未了，爹若一死，母親靠著何人，兄弟靠著何人，妹子靠著何人？莫說女孩兒一身流落他鄉，就是他三口兒也要做飄零之輩了。爹你怎不想想孰輕孰重，孰急孰緩！我去一家安然，爹死全家散敗。爹的身子關係甚大，怎忍自經溝瀆。今雖好人多磨難，然留得青山在，自有砍柴時。你捱過此難，自有回天日子。兄弟讀書，豈無長進時候。那時節家門昌盛，富貴駢臻，男婚女嫁，果若不忘了女孩兒，差一蒼頭尋見女兒，同兄弟來看我一面，便是爹爹不忘女兒再生之恩，女孩兒感德無量矣。你今日死了，有甚好處，有甚風光！」王員外道：「兒，你言雖是，卻叫你爹怎麼捨得！」翠翹道：「爹，事到其間，再無別著可以解危。爹乃綱常男子，果斷丈夫，當割不忍之愛，斬不斷之恩，以成大事。怎效兒女柔腸，啾啾嘖嘖，毫沒有英雄之氣。爹，你女兒倒做得殺身成仁的女子，爹怎不做那明哲保身的丈夫。且死有輕有重，但要死得其所。有死重於泰山者，惟恐不得其死，有死輕於鴻毛者，惟恐輕身受死。所以曹娥，緹縈以身殉親，以死之所係者重也；竇娥、西施身辱焉而不死，以死之無關於身世也。今當家難流離之日，正是女孩兒捨身報親之際。古人說得好，養兒防老。又道家貧見孝子。你女孩兒正在這急水灘頭，要立定腳跟，做一個不朽公案，留與後人作話柄相傳。雖說不幸，實有大幸存焉。況兒賦命原薄，不賤必夭。假如你女兒偶得病身亡，雖有孝心，何人憐念。今不幸遇此父難家殃，反成了一個孝女義婦。返之於心，無愧無怍，此雖極慘切事，亦是極快志事。還有一說，假如你女孩兒賦情不肖，敗壞家門，行那文君、鶯紅勾當，弄出惡名醜行，父母國人方欲手刃之為快，哪個來憐惜一聲。這樣比起來，女孩兒今日之事，豈不是絕美絕好絕佳的。你看，父母為我悲傷，旁人為我涕泗，女豈非天上人乎。生女而今之聞者讚揚，見者憐惜，其所貽不既多乎？何必首飾之盛，衣服之饒，乃為陪送也。兒聞仁者贈之以言，今父贈之以孝義，生可與緹縈、李寄爭芳，死可與曹娥媲美，極不朽之盛事矣。兒既甘心從事，父亦可以少減愁煩。時光不待，簽了花押，等馬老爹好兌銀子。」

大家一齊道：「姑娘說得有理，女生外向，原是要嫁的。況此處離臨清也不甚遠，你事體完了，安頓家眷，不妨又去看得的。又不是文姬遠嫁，昭君出塞，同在大明國內，何須苦苦傷悲留戀，辜負令媛一段孝意。且這馬老爹以數百金娶令媛，定非以下人家，你老人家不必憂慮。他們百年夫婦，你倒爽利些。馬老爹又說他大娘無所出，祇要命好，到他家中生了一子，撞著正經妻子死了，就扶起正來。丈夫中了，便是夫人；兒子長進，便是大奶奶，那個敢輕薄。若是命不好，嫁到人家為正妻，家道一日貧窮一日，撞丈夫不著，生兒子不著，將家私蕩費完了，要穿沒得穿，要喫沒得喫，枵腹終年，愁苦一世，要比那命好的妾，那開鞍上來。這叫做萬事莫將奸巧覓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為女兒嫁人家，就象借舍投胎一樣，那是用心揀擇得的？令媛該好，到馬家享福起來，安知不好似在你身邊。馬老爹一朝發達，怕不是個夫人。我說個故事你聽：江西有一劉按臺，到揚州充作客人討妾，到周家看了一個女子中意。那周家臨嫁之時，捨不得親生女兒遠去，將一個養的女兒換了，嫁去上船。那按院一眼認出道：『你不是昨日所定的。』這女子道：『我不如他麼？』按臺道：『卿莊重艷逸，勝渠十倍，福享亦當過之。但我乃相士，抽豐而回，無子討妾，恐屈卿耳。』女子道：『嫁夫著主，我有福，夫君亦不久貧賤。舍妹年幼，父母不忍遠行，妾特代之耳。』那按院大喜。歸家值夫人已死，便立為正室。次年生一子，那按臺陸山東巡撫，過揚州，周氏來見父母，妹猶未嫁。道其巔末，妹悔懸樑而死。令媛這點孝心，安知沒有恁般遇合。」說得王員外低頭無言。正是：

心中無限傷心事，盡在低頭不語中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金雲翹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